

畿輔通志卷一百九十三

列傳一 三代

商

永平府

伯夷叔齊

周

順天府

田光

高漸離

左伯桃

蔡澤

河間府

顏芝 子貞

正定府

樂毅先祖樂羊宗人樂乘子樂閒

廣平府

牛贊
肥義
藺相如

虞卿
公孫龍
李同

茅舉
毛公薛公
慎到

荀況
龐煖
劇辛

大名府

端木賜
端木叔
卜商

原柴
公孫龍奚容蒧單狄黑廉潔
琴牢

石乞
吳起
公叔痤

荊軻

冀州

朱英

商

永平府

伯夷叔齊

謹案呂氏春秋姓墨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諡也風俗通姓墨胎氏

孤竹

君之二子

謹案呂氏春秋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

父欲立叔

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謹案列士傳讓與異母弟伯僚

於是伯夷叔齊聞

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

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

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

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

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詞曰登彼

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今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

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首陽山

史記

周

順天府

田光燕之處士也初燕太子丹質秦亡歸求爲報秦王者國
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伐山東且至燕丹患之問其傅鞠
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民衆而士厲兵革有
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之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
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
閒秦將樊於期亡之燕丹受而舍之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
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
委肉當飢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

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願太傅更慮之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厚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武曰敬諾出見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櫛席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

得交荆卿可乎光曰敬諾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也光俛而笑曰諾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軻曰謹奉教光曰吾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遂自殺以激荆卿軻見太子言光已死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戒田先生勿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

史記

高漸離燕人荆軻旣至燕愛漸離日與飲於燕市酒酣漸離擊筑軻和歌燕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後軻爲太

子入秦報仇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至易水之上漸離擊筑軻和而歌變徵之聲士皆泣涕復爲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及軻事不就被殺漸離變名姓爲人傭保於宋子久之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乃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始皇聞之召見惜其善擊筑赦之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始皇不中遂被誅

史記

左伯桃燕人聞楚王善待士乃與羊角哀同入楚值雨雪糧少乃併糧與哀使入事楚自餓死於空樹中哀至楚爲上大

夫乃言於王備禮以葬伯桃

國策

蔡澤燕人遊學於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魑顏蹙齁膝孿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帛於途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宏辨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

王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甯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主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

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因己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避難然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富貴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周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惟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

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過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

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

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避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叛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罰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畜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於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

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遊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攻陽越北并陳蔡破橫散縱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

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訕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能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

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則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計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霸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强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悅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

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史記

河間府

顏芝河間人始皇焚書芝藏孝經十八章漢初子貞出之是

爲今孝經

經典釋文

正定府

樂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中山

史記

其子在中

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

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內對曰其子之

肉尙食之其誰不食文侯於是賞其功而疑其心

國策

樂羊已

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羣臣賓客

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樂羊視之書盡難

攻中山之事也樂羊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